



荀子
箋
釋

五

□ 13
3430
5 329



冊八
號二子
函八十

門口13
號3430
卷5



荀子卷第十一

疆國篇第十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定考也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
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莫邪古
之良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去其生澀
砥厲謂剝脫之砥厲之則劔盤孟勿牛馬忽然耳
也音戾劔盤孟勿牛馬蓋古用試劔者戰國策趙
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然言易也○劔宋木作劔元刻作劔皆訛今改正彼
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

荀子

卷十一

疆國篇

二

嘉善謝氏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
 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
 是也。法節奏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
 覆。幽險而凶。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凶也。正文及注。凶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也。親之。如
 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
 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之。申商。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猶駢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黑色。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贏則赦。上。稍贏。緩之。則赦。諷。贏。音盈。○俗本。上字。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會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動。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入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赦則從而執縛。

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謂喧嘩也。教喧噪也。亦讀為噉。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民責讀為憤。憤然也。五刀反。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名。其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枕抱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

自奉其社稷歸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楚非已之功也。諸臣也。理其地，謂安輯其民也。既楚發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其賞，後發行也。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而敵退，則是臣舍不宐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畏其眾也。臣舍不宐以眾威受賞，而滅蔡，故曰眾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皆自古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

道齊一人之本善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與功之臣墮廢其志受無繆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賞之屬慙恥於心無繆乎族黨則後世蒙其恥而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而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此七字元刻無從宋本補處勝人之執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併讀曰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直有之矣直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

矣直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嘉善謝氏

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改是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假設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立乎湯武辟讀為譬若其所以稱尺證反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

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之構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汗漫突盜與謂黨與之國也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名謂眾與地也辭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也恬與同

經編也救編而引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

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閼閼韓子曰秦百狸首

射侯不當疆弩趨發平城距衝閼閼韓子曰秦百狸首

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或作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秦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囊所云日中秦百即荀卿議

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秦百自屬

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囊字與鞫是仁人之所

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入莫貴乎生莫樂

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

而弃禮義辭之是猶欲壽而斃頸也為刃當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公詩

日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日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

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

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

秦奈何孫卿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疆乎湯武廣大

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思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

疆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今楚

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碎於陳蔡之間此楚

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

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嘉善謝氏

管子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碎視可司閒案欲剡
 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閒案欲剡
 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剡亦斬也。
 也。六字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
 宋本無然。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
 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
 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
 子質之。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
 類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
 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
 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秦是江南也。○羨音夷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
 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
 齊為西皆隸屬秦。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
 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屬河內今屬相州

也。○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音慮。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
 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或作章。津今有章城。豈是
 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懷茅那丘城。坳
 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坳圍聲相近。疑同。坳居
 委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剡然。地名。未
 反。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
 縣。今屬真定。或曰苓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
 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負西海而固。常山。負背也。
 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
 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
 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
 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宋本無然字。此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然則柰何曰。
 疆殆中國句下。嘉善謝氏

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咸陽使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者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下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案杜注無南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天材之利多所出物產多也是形勝也形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桎古之吏也桎音苦濫也讀為王事靡盬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

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偶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雷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功。有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雖然則有其認矣。認懼。正文元刻。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

日日留心於庶。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事不可怠忽也。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至然也。故善日者王。善時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謂不能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謂不能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者。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可

以時託也。其朝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丞民之篇輶輕也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安而下調也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也曠空也。謂有草可芸謂無草也芸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見扞蔽也扞蔽於胷謂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而救首也嘉善謝氏

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
 然後及。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
 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彊本而節用。則
 天不能貧。農桑謂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病養備。謂使
 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脩道而不貳。
 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
 則天不能禍。倍貳。即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
 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

疫癘所不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
 能加之也。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
 食減少。而又怠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
 則天不能全也。音博。迫也。祇怪未至而
 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音博。迫也。祇怪未至而
 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
 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如是者。雖深
 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
 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曾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
 嘉善謝氏

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爭職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人能治天時，地財，天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天意斯感矣。知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與，行無不，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被也。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以爲神，若有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真。宰然也。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滅焉。夫是之謂天情。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耳目鼻口形。能各有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辨聲，目辨色，鼻辨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疾癢，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使爲形體，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日裁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竝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暗其天君，昏亂其天官，臭味之事，在人所爲也。

過棄其天養不能務逆其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好
 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功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此皆此
 言不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知務導達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
 則可以任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
 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
 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授人時者也命所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命所
 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者其見土宜可
 以蕃息嘉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
 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
 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其生殺
 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官入守天而自為
 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入守天而自為
 守道也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
 星辰書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
 之名也

長於春夏蕃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
 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
 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天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輟
 廣君子不為小人句句也輟行何句喧譁之聲與訓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
 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
 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退也望微倖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
 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

不足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

木鳴，陰陽之化。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

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頻見

也。言如朋黨之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

多見，賢遍反。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也。枯耕傷

者，在人之祗也。

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枯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

也。歲與穡同。○耘耨，失穡。韓詩外傳二：作枯，說：頗

枯與穡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難田歲稼惡，糶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

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

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祗也。錯，置也。

有安。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祗於中國，則無

也。人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勉力，力役

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

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

嘉善謝氏

天論篇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
六畜作祆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傳曰
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萬物之怪書不說之書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
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
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
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凶險矣。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
多詐幽險三者盡公之道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而制之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從天而頌之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德豈如制天之命而美其盛
嘉善謝氏

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楸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孰與
 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孰與因物而多之孰與
 聘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聘其智能而化思物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孰與理物皆得其宜
 不使有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入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入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
 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
 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
 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亂知禮則其條不知貫不知應變則不能應變
 言必差錯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而亂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水行者表深表不明
 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昏闇也外謂朝聘內謂
 也隱顯即內外也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治辨則易一愿慤則
 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
 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
 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
 也。子。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或不知所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
 君長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
 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
 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
 危。畏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
 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
 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故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
 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
 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天下
 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懸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長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物之者乃能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勝重任至大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非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是懸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摠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劔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亾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龜鏡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為儔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讐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佹癡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佹大自以為神異也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非謂刑象也。墨黥而巳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今從說文玉篇改正。注怪嬰當為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纓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澡或讀為草。慎子作草。其艾畢。艾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韡同。纓也。其艾畢。艾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韡同。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也。慎子作紕。言罪人或菲或泉為屨。故曰菲紕。屨也。紕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蒯蒯之菲也。紕楮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楮衣。純緣也。紕之所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唐虞之象刑。上刑楮衣不純。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是

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
 知惡矣。亂莫大焉。路惡鳥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
 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
 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
 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
 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旂。史記武王
 斬紂頭懸

之太。白旂。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夫
 說旂曰。殷之太。白。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
 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
 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
 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
 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
 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
 者多。不可盡用
 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
 言世有治亂。故
 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
 禁令。故有
 所不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執

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

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止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

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蠹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

或作壇井蠹尸媧反○止

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

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

賢而巳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是

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

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

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

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嘉善謝氏

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是又堯舜禪讓聖賢至死後而禪之
 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
 德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
 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天
 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厭然
 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
 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
 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疑此三唯其徒朝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句重也
 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擅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
 而定次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
 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
 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
 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
 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
 畏禪勞苦以為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
 聖王亦然也

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

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為萬饋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藜藿也或曰饋進食也列萬

舞而代宰而食宰未詳蓋香草也或曰宰讀為藜藿

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宰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宰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

代之○案正文宰本謂藜藿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當為藜即所謂藜藿藜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作水旁宰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

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

宰乃澤字正體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

不得云俗書也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

徹言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

僭也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

曰此五祀謂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

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

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

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

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言

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出戶而巫

覲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

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一

嘉善謝氏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
 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
 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
 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
 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
 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
 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側載莘芷以養
 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
 鼻○莘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前有錯衡以養日約詩曰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
 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
 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三公奉軾
 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軾

持納○輓轅前也納與軾同○注內轡謂馬內轡繫軾前者
 改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
 正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
 者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
 次之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
 士視附庶士介而坐道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庸也
 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之言畏敬也持老
 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者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
 樂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諸侯供職貢朝聘故
 此與天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
 子異也嘉善謝氏

有請於天子而讓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罪人乃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瑣之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今世俗之為說，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蹇同。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大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慶言必無刑戮也。有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此者主

由人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亂今厚葬。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壟之識也。

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有餘過度也。

劫殺謂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則其餘無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謂之。曾青。加也。丹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象以為樹。樹之中也。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髮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寶於棺。椁。中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或曰。茲與髭同。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十一

嘉善謝氏

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位不得在。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拍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保而葬之。猶且必拍也。安得葬葬哉。葬不可得葬。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拍也。亂今厚葬。故

拍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奔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潮。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論篇宋子曰。若子能明。見侮而不以為辱。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入之情為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曰。若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
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
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遠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則
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
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
鬪。不知宋子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
然則鬪與不鬪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
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
如字說。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
讀為稅。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
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禁。○
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道
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
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益。不知此說無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
也。此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
也。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也。○注。論宋本作謂。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貢謂所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

淫汙慢。汙穢行也。慢當為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摔，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臍腳。捶笞，皆杖擊也。臍，膝骨也。腳，古脚字。臍，脚謂別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臍，脚於宋卒。相斬斷枯磔。斷，如字。枯，弃也。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中，山也。或者枯與。福，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體也。或者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之，中甚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藉靡舌繲。藉，見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藉靡，舌繲。凌藉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繲，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舌而不合，舌舉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

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
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
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
人守職事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
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中分
乃欲一朝而改聖王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
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塽塗塞江海也以
焦僥而戴太山也塽塗以塗壘塽也焦僥短人長三
塗泥而塞江尺者塽俗字荀書當本作塽塽
海必無用矣躡跌碎折不待頃矣躡與顛同躡二三
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
大辱○得未謀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為礙亦有
本所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
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
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故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為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說目不欲綦色耳
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

藏版

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
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
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
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
一國下賢祿田邑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完衣食多故使德重者
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
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
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
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學成
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越後佐久間勝校字

嘉善謝氏

正論篇

